

全華叢書





胡仲子集卷五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心學圖說序

心學有圖圖有說金華鄭彥淵之所著也彥淵之學務得於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惑於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再而疑三復而不能已猶未釋然乃諗諸彥淵氏上下反覆其議然後知其微意蓋有在矣人同宇以生孰無是心哉中虛而神明宰乎五官統乎性情經緯乎萬事其爲心豈有

異哉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不能不囿於形危於欲  
而構於物風波之民歟倒置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  
冥冥之中獨見曉者何其少也幸而有之則又過中  
失正惡外物之慮求照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形  
之狀皆幻也以有爲之法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  
不能去之祇自私耳雖曰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吾心  
齋也無念無住一超頓悟吾明心也見性也而於理  
未能全盡於物未能無外也又與天地同出一本有  
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彥淵恬處山林



洒然有高尙之趣嘗危坐一室晨夕不寐吾懼其去  
吾門牆而爲斯人之歸也顧乃張皇幽眇致極高廣  
上泝羲皇心地而與搢紳儒者較是非定可否於大  
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苟哉邵子曰心爲太極陸子  
曰宇宙分事卽吾分事吾分事卽宇宙分事其亦有  
得於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  
亦有得於見聞之外乎是自得也苟自得之總方而  
議可也極口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道一  
而已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

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以至觀不至易矣以至觀  
至則難也若予者固秦逢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壯  
未嘗不學卽物以窮理則未之貫也集義以養氣則  
未之充也而況元元本本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  
而求之欲舍而去之孰從而他求之且成心未忘也  
蟬食經傳間以至於衰且老猶紛如也罔如也觀於  
彥淵氏之圖說安得不駭且疑乎彥淵氏其將鍼砭  
我乎將授我以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  
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禁方有不在蘭室者人共傳

焉而終不試之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余敢取而  
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  
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  
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  
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  
數萬里人物不可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稱  
首則是數君子實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

中朝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吾子充紹其聲光子充黃  
公里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者久之又  
自吳踰淮沂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  
訖無所遇合儼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  
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誦其美則其得之黃  
公者深矣余間謁公華川上質其所業公不以爲不  
可教引之就學退見子充英妙之氣奕奕文字間未  
嘗不駭且愧意銳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必出其文  
以示予而亦每不同雍容俯仰如冠冕珮玉周旋堂



陛之上馳騁縱橫如風雲虵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  
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雜乎並奏而天韻逸發  
也余亟讀之不暇古之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乎其  
外也待乎外而無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君  
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  
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三十年搢紳學者  
不必才且賢率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摧敗  
身陷死地翦爲俘囚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  
固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計之其取諸造物果孰優乎

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爲天苟使之有位而措諸行事則不敢知由其所得益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昔汲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焉然則子充之文不可不傳也以余處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過揆之於道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爲天下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特達好士雖身處顯宦而所至延訪  
儒者退然如布衣居淞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  
生進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構亂淮  
南當其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  
不多得不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疆場恐一旦倉  
卒非國之利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鬚  
髮浸白貌加瘠耳聽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  
將從公游最久在武昌時嘗教其子得臣比至京師  
公爲書薦之達官諸故人自京師至儀真又屬其故



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曰淞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公之言爲信而不忘余於閩左安知余之非才哉燕人有石燕人不貴而宋人貴之彼以爲玉故也使知其非玉則委而去之甚於燕人矣趙公宮之垣廩以蒿荻趙人發而試之箇籥不能過其堅彼惟無箇籥故也使若楚之多箇籥則安用是哉余見余公之日少不虞公之推予有甚於平生知己者懼燕石與趙之苦楚不足爲世重終敗折耳然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在其門

非若余之非才也年壯氣銳可以有爲於世進之以  
學可以自至古人顧乃碌碌泯其跡庸眾之中挈挈  
奔走道路而不暇則人不知也子將家西江豐城有  
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輟將南而今反北  
其施矣余甚怪之則曰楚氛未靖西江未有歸日京  
師成遵余公之友也嘗以直道讜言忤柄臣於威燄  
方灼之時臨不測之禍而不辟今起而用之吾往依  
焉嗟乎子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稽子哉今天下  
之患四肢不舉者多矣幸朝廷無事腹心可恃也子

往而見余公之友盍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豈  
宜从在外哉此非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栝蒼陳仲經將爲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爲之請  
贈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盍者也子知其盍乎曰  
否昔河東張仲舉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  
則其人固善盍也余於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學  
推人之受病根於中氣不足其治體以脾胃爲主其  
用謹於內外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沈之理隨

證加損而爲之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尙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鑿視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痢者蠱者鑿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他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爲不足投某劑亦不愈母氏始病熱不汗頭若脅皆痛甚七日而氣懣鑿視之或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鑿猶恬而視之耳比余至京師京師之鑿十倍而甚於此者有之然不皆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爲外傷淫邪而反瀉心肺是重



絕其表也安知爲明之之學者槩以淫邪積滯爲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往往而死寧不爲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昔明之之言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左手左主表故人迎脉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見於右右主裏故氣口脉大倍於人迎傷重者在少陰則再倍太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乎後之學者得其書之所言而不得其所不言其於脉固有不能盡明者矣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

以爲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由今  
視之詹宗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  
病之應捷於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  
砭視之豈不庶幾乎余未識仲經而輒以是告者重  
進之之請也告之以余所見者欲其慎之也仲經誠  
審於脉而又慎之則善學李氏者矣方張君在翰林  
雅善推轂士仲經往矣吾見戶外之屨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

京畿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  
入朝寵賚卽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  
貢道里所經余復見於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爲  
將得爲使足矣緩急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爲中國  
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爲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  
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  
常負固桀驁以爲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  
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  
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



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諭其國留  
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國之不可制乎  
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  
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  
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  
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  
人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  
也非有陸賈之辨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  
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

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道載欲其不失爲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恆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劬於利者使載不劬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劬於利則雖奇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授之以政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觀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乾

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統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萊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他豪傑之士如永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唐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暴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鷺湖會集而議論往來是非抵牾至不能挈而合之則欲各尊所聞行所知以俟後之君子二子既沒國家混一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朱氏不著爲令於是天下靡然向風顧凡昔之所謂豪傑則已磨滅漸盡雖其說之存者蓋亦無幾矣獨

爲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間往往不乏其人世雖欲  
舍之而終不能使之不傳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能  
盡其奧恒思就其人問焉故處州錄事鄭復初先生  
嘗爲余言其鄉人祝蕃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  
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  
客來見者余匍匐釋杖而出望見冠服若不肅卽而  
與之語則樸乎儒者問其家世則蕃遠先生之從子  
元暉也問先生則卽世矣因述其行已之槩先生遇  
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



授有師法尤屬意其門人危君與之語或終夕不寐  
去輒目送之以爲興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苟  
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固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  
暉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爲詳殆其支餘耳地  
理家者夸尙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賞而元暉見利不  
苟趨見不可不苟就漸濡世澤猶不失爲儒家子余  
間與之周旋登麓而望指某水某丘類若可徵者窮  
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率交友賦詩贈之敢致  
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祕耳願聞子從父所紹

於陸氏者可乎余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自言其學之所自子言之又聞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視其文章不在子從父下矣子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質諸先生有若朱子之徒者其言如此且翹翹然望之先生其謂何哉子他日其有以語我來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己亥之秋同知信安郡事後二年辛丑余始獲與之游又二年而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師祝彥明氏來告曰行者必以贈禮也贈以言者義

也張君之望於先生久矣今君之車馬有行色先生  
蓋亦圖諸余聞之矍然蓋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  
神賜姓受氏揆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  
牲謁告祠下每祭必燕洽與諸生極歡而罷且億紀  
諸盛美受命既久訖以衰憊不果答君之貺微子吾  
幾遺之如弁髦敢不黽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  
與不以遇合爲難其好我也則望以周行之示其出  
祖也則致夫靡懈之規敢不黽勉而繼之以義今天  
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爲大都會昔之豪華鉅



麗皆君所見者一旦蕩無遺矣直視平野設險以相  
保子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能舉簞食勺飲投之  
卽黧瘠者戴之猶父母神明也果何憚而不亟拯之  
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過家上冢往踐其任  
幸爲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緹油之屏朝廷所以彰  
有德者二千石與別駕實共膺之今方修漢故事願  
勉旃毋自處黃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官豫章槐梓之陰相

接警欬之音相聞也君曰日出署公牘退卽從容與  
諸生談義歲時往來觴酒豆肉相勞問意未嘗不歡  
然相得也於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  
勤於政仁於民者羣耳目不可塗也竊幸承君子之  
光在詩有之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我則從之矣又曰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驪駒在門  
無一言以道揚厥美夫乃不可乎先生蔣植曰生之  
言然甘棠周人所以美邵公也嵩高周人所以賜申  
伯也託物造端婉而可推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

山海上食祿於衢卽其山川風土之勝以攄其登高  
思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賦之旣而成章屬余叙  
之余與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而集焉取詩書法律  
以相從事以爲其志沾沾自足於是則末矣往歲東  
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合眾得千百人  
願爲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垂集而將帥執狐疑之  
心不決卒養虎自遺言者至今扼腕此其人爲如何  
邪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久處囊中不  
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詔崇國子學大選儒臣以典教事於是許先  
生存仁以適用之才名家之學簡在聖衷由博士超  
拜祭酒先生旣蒞職致請于朝俾歸省先墓之在金  
華者迺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墓下竣事戒行內自京  
師外及邦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稱願之以爲閭  
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衰病將別  
猶不能已其區區焉自昔帝王之興順天應人以有  
大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之



願故知者効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殫竭其能  
蝟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任道德之重  
膺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  
馬上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  
其經緯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嘗  
庶幾成周之風乎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  
卽以教國胄子爲先務先生在皇宮歷年旣久啓迪  
弘多至于今茲遂長成均優渥之恩特達之遇人皆  
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致之而無忝也翰於先生之

歸嘗聞之曰吾起諸生承輝  
明兩之間自視無他  
長惟一誠對越耳然後知帝王經緯天人之故培植  
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  
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所及知也此易所謂  
尊酒簋二用乍者翰也昔嘗受之先師而存仁獨能  
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里之榮邦家之  
光斯文之幸也余將他日以爲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

貢公泰甫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  
蘭溪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  
其嚴君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歡  
甚叙故舊之好形之咏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  
之以歸濟川至婺俾持示余且徵會焉余於公無能  
爲役其見察殆若神交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因識  
公之末簡後四年余辟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  
年見其子善長于嚴州壯而美髯漫若不相識者而  
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余卧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



郡數抵余舍言論移日以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於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塞風霜之氣凜然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等而至於人亦然不幸而罹世草昧衣冠塗炭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內雖多故民猶晏晏也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濱常歡然自得因念在錢唐夜與貢公共談以吳集藁命余叙之意謂吳集以取名節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爲文學掾循雅

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之  
家學者乎抑服習賢大夫之流風餘韻者乎其能潔  
能直能貞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  
家玉樹盡在庭砌矣善封殖之以無忘角弓是歲乙  
巳冬十月叙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旣平執政者選寘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  
知寧都州事信安之師唐公也有僚友之好在時之  
彥鮮于必仁名家也有久要之義來謂余曰袁侯行

有日矣吾屬賦詩願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  
守吏秩不貴於諸侯而勢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  
百里小者百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  
俗之登耗政之小大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恒懸  
於長之賢否由是擇吏者慎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  
不可也有爲焉而無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  
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至焉也兼是數者輿望屬之  
而資格不逮猶將階焉而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  
爲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

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任釋其弓馬之勞而按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慨然于懷乎方是時令伯爲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粟也苟仕焉而食人之粟處兩難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言行役之遠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雖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烏能以私恩廢公義乎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權其輕重而



行之故曰不違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曷已哉故曰  
將母來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次有非  
昔人之倭遲者矣袁侯治其民政成之日迎其親以  
就養有非昔人之不違者矣余敢以是勗君之行庶  
古之義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都會稱金陵爲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  
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羣  
輩崛起亦邦之彥也子恭嘗偕余登石城臨大江四

顧徘徊由翠微之顛下憩清涼寺具酒肴談笑爲樂  
懷玉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洎諸生皆和之蓋亦  
一時之高風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  
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  
存者莫不化爲異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游  
者其民物罹兵燹較之他郡凋瘵滋甚顧凡朋類多  
賓客游士客有吳思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爲  
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翱翔諸公間固久爲余  
言其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

人於世異事殊之後豈不猶幸也邪思道甚直而不  
求異於人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慕古雅尤善畫好  
鼓琴居庠序之職隗於單襄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  
又力不足振焉於是揖余而別因述夫盛衰之故離  
合之情而釋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知恒而不知  
變則浚恒也知變而不知恒則振恒也浚則困振則  
凶不知天者也故鳳皇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將啓  
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黃旗紫  
蓋之氣則知余言爲可徵矣幸無效白面書生蟬食

經傳稿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卽晉王質觀奕  
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  
恒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  
三益來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  
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  
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剝墜日午熱甚道  
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



石拾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皆石蝓如蝮螻其下  
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  
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汎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  
絕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  
以來陸庶錢顛徐霖游釣諸名輩往往可識其他漫  
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古侍者行酒酒數  
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  
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虵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  
翠晻靄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坐縱談

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  
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閑逢執徐之歲有晉樵  
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胡仲子集卷第六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孔氏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于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卽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齊之有國遂纘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

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  
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  
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  
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  
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  
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  
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  
始賜田五頃建宮牆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  
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



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  
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  
守江南廟祔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  
圯壞不治已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  
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卽明法令布  
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  
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  
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願紀成  
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

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  
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  
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  
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  
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  
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  
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  
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闕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  
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糸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  
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  
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實受王祉矧茲具瞻  
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率履  
弁舄裳衣陟降庭庀黍稷鱸脯薦則有體亦有旨酒  
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  
啟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

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鳳林徙于深溪逮今十又

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曾同居而不異爨者五世  
士覺既長其家於是益圖亢其宗焉迺本諸禮旁采  
近制定爲規則凡敬先務本悖禮厚生睦族卹眾吉  
凶之際鉅細之務具有條貫而儆戒防範曲盡其慮  
不忘造次旣董帥其子姓而躬踐之致慤致愛協于  
人心公聽並觀故國人稱願父老僉謀以爲皇明肇  
修人紀崇教化將與天地同流州里之民如王氏者  
實化育之所陶甄宜從令典旌表顧以天下之大未  
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屬生處仁里遭值太平



之盛不可以無請將列上其狀士覺固謝曰吾何善  
而父老過爲軒輊將亦惟吾宗祏是賴昔吾鳳林之  
族甚蕃其別出金華者爲文定公季海散處濠梁者  
爲忠惠公處一而吾十世祖起實來遷于是則忠惠  
之大父也雖同所出自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  
田野非其力不食非其財不取眾以善人稱之淳樸  
之風代相纂承暨吾祖吾父不越一迹吾父德輝性  
尤勤儉然推其贏好爲義事棄諸孤之日誓言當法  
吾勤儉合食共處當如吾在時如麟溪鄭氏吾兄弟

無所肖似夙夜祇惕不敢私其田廬私其貨賄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餘休禮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懼不能繼其後且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性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篤于孝慈和敬者常道也尊尊親親合其本支施及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爲而爲之吾職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禠於人乎是重吾不德也父老益圖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友劉剛曰大道行而天下

爲公大道隱而天下爲私由世而降也世降則風靡  
治化隨之皇降而帝五典必勅而後惇帝降而王六  
行必書而始備其又降也則表倡之而有不率者矣  
防範之而有莫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  
踐之者鮮矣於是而有表厥宅里之制所以風厲之  
固移風易俗之微意也非直寵一夫而榮一家將以  
一夫一家而爲天下億兆人勸也天地之氣積陰於  
北積陽於南陽明勝則萬物育生氣暢則八風調自  
有國以來未有應期而闡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

離者惟我皇家之興實符之皇上建中和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度一道德同風俗方恢有虞成周之化凡在涵煦苟有知識靡不有孚顒若況畿甸之內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不應者以余觀於王氏豈惟世德之所臻哉蓋天地之氣化國家之聲教有以啟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他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覺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曰吾請復於士覺諭於父老國有制家有法君子不



以一眚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邵庵虞公嘗作頌  
以美麟溪鄭氏王鄭東西鄰也願有述焉庶幾勸之  
以九歌我乃爲之頌曰

維帝受命靈承于旅奮其神武汎掃海宇監觀下民  
久失其馭五典不惇九法攸斁乃建有極麗乎中正  
再造彝倫以立民命聲教流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  
不速而疾矧茲奧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於耳目  
孰不興起薰爲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  
相望伊邇邠國之孫忠惠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

五世不異亦鄭之儷今也其昌繇繇而長曾孫其良  
肅肅是將曰父而父曰子而子夫夫婦婦無非無是  
兄兄弟弟何彼何此厥心悒悒并如一已厥從如雨  
聿來率俾享祀以時饗膳孔宜崇我孝思百爾不虧  
顧瞻有則戒慎無私惠我宗姻及彼此閭歲凶不飢  
訟寢而愉何以俾之孝友所剪嗟嗟孝友惟德之基  
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習而媮道隱而微比屋鮮封  
誅語相夷橫流方潰有是表儀篤哉爾祖慶無不延  
卓爾曾孫纂之爲艱爲父爲母保佑自天天啟皇明

萬國以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能亢爾宗則大爾  
太公之世何淑不旌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風  
以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叅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  
也公歿之明年眾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爲人營建廟  
像于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  
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  
于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

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  
宿衛之臣馬哈謀致祭於祠敘述厥勞哀悼懇至罔  
有儔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爲先  
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  
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  
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  
由睦而東婺爲巨鎮婺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  
震疊兵不畱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  
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



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眾爭向附遂膺大任叅  
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  
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劓刃不悔也先臣旣沒  
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  
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  
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得與諸將分甘同  
苦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也皇  
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  
旣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

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于  
葵之人以焜耀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  
臣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  
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騫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  
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缺面長身  
毅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  
陲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  
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尙爲我載諸麗牲之碑  
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

歎祖述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于  
江左淞東浹于葵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  
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  
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蓋  
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者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  
如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邁屯  
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濱俾公來輔  
鐵面長身爲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

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  
何敵不卻何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淞水洋洋  
公來制闔于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  
如水有防龍節鳥章弓矢斨背德者誅歸斯用臧  
邦有螟蟻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饑不饑  
由公我哺不禮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葵孔惠且時  
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瘕瘵人莫之知反噬而逞  
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示咨嗟惟公是悼  
僉曰悼之尙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



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迺有德洎乃不績  
曰惟大丞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  
聿來稱述取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風  
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  
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自世

新修廣濟廟碑

嚴陵之山其望爲烏龍矗起江上嶄然高偉峻然崑  
施而下環屬地中其西南爲郡城未至郡二里有祠  
翼然凌山而蔭巨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

聖中俗傳護境王紹興徙都臨安勅加其爵郡守吏  
至者既視事則必告謁有故則必爲民祈請著爲恒  
典如古秩禮王師東下今行省右丞李公思本率將  
士首克郡城大修山川之祀擊羊豕謁拜祠下士卒  
委心易慮往來賽禱者與郡人相屬於道龍集甲辰  
之歲公在鎮蓋六年矣恩威流布竟內乂安人民和  
會神貺屢昭而公每將事則潔清祇慎不怠不瀆如  
厥初顧廟之木石丹漆黝堊厯歲滋久摧朽剝泐將  
葺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利乃飾廟像加粉采焉明

年乙巳春始掄材庀工命麾下劉潮董之於是摧朽  
者易以堅良剝泐者施之塗鬻而凡門廡宮寢未兩  
月而巍峩炳燿鬼人目矣神妥其靈人用禋享而公  
之將事益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石紀成公謝不  
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諭於翰曰事神吾職也曷足  
紀乎唯神所以奠祐茲土則靡敢忘初吾之至民始  
按堵諸苗在杭其帥楊某率之以襲我城不利退屯  
三十里決意復戰而顧若有追者颯颯山谷間遂驚  
擾而遁乙巳春寇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守

者告急吾總騎卒赴援嘗禱于廟是夕廟旁居民聞人馬戛札若聲而馳者怖不能寐未幾覆其眾而殪之龍潭之上非神與有力則一介甲冑疇克以濟故凡旱澇之變災癘之興師旅之役吾必祈焉報焉告成事焉此非徼福我躬神實監之其尙敢忘翰聞而趨之天下名山川自五岳九鎮以降能出雲爲風雨阜民財用者郡邑皆得如望禮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烝祀之今山川之神往往以是著聲靈宇宙間若神之事由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



過矣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苟  
信且順天人應之矣況於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  
公精白一心以忠國愛民宜獲其報敢以是復于公  
告于父老而書之石神蓋唐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  
之故幽明之辨具宋章岷郭磊卿碑茲不復述取古  
者迎送神之意系辭其後俾邦人歌以享之云

神之來兮肅以風騫將降兮立宮威靈憺兮有赫般  
要渺兮無窮攘羣斂兮東表阜百穀兮西灝承巍巍  
兮祚明德惟下民是冒

右迎神

神須搖兮安畱忽而去

兮上浮望杳冥兮不可扳翠冉冉兮山之幽玄猿叫  
兮石裂文魚波兮衝風起惟峻極兮終古民享祀兮

如始右送神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  
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已亦  
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  
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  
技自以為得矣大叔之田虞氏之博昭文之鼓琴孟

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爲得矣由君子觀之其  
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  
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爲何如也張君子愚  
意有契於是遂卽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客睦州城中  
有屋數楹僦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  
荷鋤畊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  
有三逕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  
中州者爲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  
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單

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以爲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無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頽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託於田父野老相與欵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



古之人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  
邑之士於謙齋趙侯侯以戴叔能進公嘉獎之隸書  
署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叔能顧而乞言於余  
旣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  
周氏之書又數月得東陽陳君君采所爲文讀之乃  
憮然曰是不旣備矣乎抑余之不敢易其言者則有  
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

之域焉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高遠而不知務也顏子至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後世猶有爲周之學者而況以周之說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彼以爲無內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爲無內外也彼以爲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爲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卽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蓋萬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鳶之飛也翺翔乎千仞之上脩脩然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泔泔然亦

不自知也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原泉之出也前者逝而後者續草木之生也榮者悴而區者伸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日月往來而明不息寒暑往來而四時相代以爲有推移者乎且孰推移乎是以爲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爲氣出於神乎氣固神也以爲機出於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體藏諸密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

乎今徒見夫榮衛周流呼吸出入而吾無所與者吾謂之天男女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所事者吾謂之人是知有物之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苟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曷得之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全其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亦不已者德之盛也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已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慎獨之事也不慎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謂學非周之所謂學



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翰也未之能焉惡得  
以告人雖然余公發其端而不言不可不繼之也敢  
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畱郡邸搢紳與之游者誦  
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天子之國學生也以才能  
推擇爲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  
樂道願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  
道未欵啟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

言其物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足以爲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成湯

舉之顏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沒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熒于聲色口悅芻豢體好安逸於

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勤而未之慊也今君迺得以名其齋其益若飲醇酎乎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若游康衢而皞皞以爲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爲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之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問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



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  
求余之所不言其尙何如哉其尙何如哉至正丙申  
春三月媯仲子記

畏所記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  
學及領邑事久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  
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  
方恒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爲畏焉吾念之固然  
計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

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  
歸其請益固迺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  
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  
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惡乎畏  
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  
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  
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  
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慮有一不誠焉言動  
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僞參之天命幾乎

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  
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是而畏之唐  
虞二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疊疊不  
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寅畏敬  
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  
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者  
不當爲而爲之知天者不當爲而不爲當爲而不敢  
不爲之故其畏也非恇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  
之者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

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二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  
學仲尼之學者而余恆怯委靡恆患不振竊觀於劉  
君方兵興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  
歷數歲而返于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  
二子自爲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  
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  
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  
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賁育  
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寧不重有警云柔兆敦牂



之歲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修其先業尤精於  
方術求其胗療者悉趨而赴不規規於錙銖之報人  
以是德之郡長佐馬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  
視疾無老幼視之咸愈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  
報之君子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告諸君子幸爲  
我張之伯明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  
胡先生一言記之於吾足矣他日來請余以爲天下

之利人爭取其厚天下之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  
謂焦神極能爲重糴者實存乎此而名爲貴今不求  
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過乎試以爾術言之人懸命  
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按尺寸切動靜其要在脉其  
候微矣推而內外推而上下欲知其變先諳其常欲  
知其始先建其母由陽而別之知疾病之本由陰而  
別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能之乎病有從逆有奇恒  
有表有裏有過不及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  
之動驗之以六運之化調之以百藥之味味殊性異

唯所用焉病同治異唯所適焉以平爲期不失其宜  
不賢而能之乎起死於將危明患於未至下工十不  
失五次上工十不失三上工十全必非不賢不知者之  
所能也自僦貸季以來若岐伯雷公鬼臾區其人皆  
幾於神聖非但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越人淳于意  
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知也又其後若張仲景  
華元化徐伯成許智藏之屬亦非不賢不知而能其  
術也伯明之術得之先君子而先君子蓋有所受矣  
其有不本於是數子之途轍乎苟本之固神聖賢知

之事也豈愚者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亦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有哉周人鑄鼎倅嚙其指黃帝遺珠罔象得之君子蓋惡夫智巧焉今世之猾猾攘攘者踴蹕相驚於時殫極權數求所意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爲智爲賢也由君子觀之其性鑿矣其情蕩矣曾顓蒙之不若劣亦甚矣天以昭昭者全賦於人參爲三極物莫比靈焉非純樸無以養其真非沉默無以保其和非敦厚無以致其遠非深潛無以極其奧純樸也沉默也敦厚也深潛也不幾於愚乎



則伯明之齋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醫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唯於余頗有合焉其弟叔友居南山中將黜聰明屏嗜欲久視人世其必蹶然於余言矣

芳潤齋記

烏傷劉剛養浩受業於潛溪宋先生業成充賦吏部留京師益磨切其學于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爭先願與之交公卿大夫言于朝將用其所長養浩固卑讓引而東歸闢室以爲讀書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宿于六經乞文爲記余請訪諸其師以爲潛

溪當世儒宗方以文顯子之文又酷似之何以余言  
爲哉養浩曰先生非西河之人奈何以此語我先生  
吾師之友卽吾師也願以告我余聞之不能奪其志  
迺爲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好而  
載籍之在天下非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儒  
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陸機有是言人傳誦之六  
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  
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概而言之  
以爲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

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越若是哉火  
于秦汨于漢加之傳註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狃  
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詞章而已爭事  
口耳非有得也易通於幽明之故書紀夫政事之實  
何取於芳潤也詩以道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  
嚴何取於芳潤也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又皆民生動  
作威儀之則風氣流行合同之化非徒誦說其於芳  
潤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焉已乎苟以其辭則有卦  
畫以來列聖繼作渾渾灑灑代有不同至周而器器

矣郁郁矣及周之衰失其本真吾夫子從而繫之剛  
之正而修之聖謨猶洋洋然望之若邇測之而愈奧  
江河不足以爲深廣泰華不足以爲高巖草木之英  
不足以爲粹雨露之甘不足以爲美太羹元酒不足  
以爲淳猩唇獾炙不足以爲腴味乎此者心融意適  
其爲淳也腴也粹而美也深廣而高巖也舉凡天下  
之物而皆無有厭飫也此其爲芳潤沾漑天下之士  
多矣春秋以來若屈原荀況之在戰國賈誼董仲舒  
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翱之在唐



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涵掇  
揮灑爭雄擅長於作者之場機也固其靡者耳由吳  
入洛雖少年才藻秀發而氣不揚德不勝僅得乎其  
濡沫與弟雲吹煦以冠一時方之作者曾不足以希  
建安七子之後欲以議乎秦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  
烏覩道之大全哉文者載道之器也德修則道凝道  
凝則言立有本者如是舍本而求末得其言不得其  
所以言雖兩漢唐宋魁人傑士才驅氣駕悉其平生  
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所如往昔者聖人建極以身

爲法於天下患無以周天下之衆及後世之遠於是  
著之爲經學者生乎聖人之後誦其詩讀其書亦將  
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  
身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天地萬物之理  
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不能有加於吾  
之性其得於天者固如是特因聖人有以啟沃之而  
得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明及宋二  
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始闡揚之以承墜緒晦菴朱子  
益加討論以一衆說然後聖經賢傳訛者正疑者缺

晦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宜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世之篤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重者又益未之見焉氣卑習陋文獻日以替矣吾與潛溪抑且老矣無能爲矣養浩游於潛溪之門旣得其學出其所長足以用世顧乃退就淡泊從事於聖賢經傳矻矻窮年此其志豈徒在乎口耳三寸之間而已哉余故卽其名齋之義推論古今得失學者當務求其本六經之旨昔人以爲列天地也立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婦也篤兄弟也明長幼也浹朋友也

吾過養浩見其館人王氏長幼千餘指合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恂習爲孝友禮讓而養浩常周旋進退其間爲之軌度記之經解所謂六教者養浩有之矣道在邇美成在久則余所望也洪武十三年冬十二月四日胡翰記